

這一次在居士林講《華嚴經》，我們自己的同學可以帶《疏論纂要》的本子，我們在講台上，主要依靠的參考資料就是用這本書。《纂要》有兩種裝訂，一種是精裝的大本，一種是散裝的一卷一本小本，你們帶小本當然最好。新印的本子給聽眾們使用，但是頁數我們要用新印的，就是你們編的《科會》，要用《科會》頁數。我們自己研究學習，把《科會》的頁數寫在《纂要》裡頭，查對就非常方便。同時聽講的時候要做筆記，這個筆記就是你們編《簡註易解》的資料。這次陸居士他們有幾位同修，從錄音帶把它寫成文字，這個一部分就是將來《華嚴經講記》。他的速度做得很快，第一次講的跟第二次講的都做好了，你們拿到的是第一次的，第二次的今天可以拿到。

《講記》要大幅度的刪減，如果每一次都照錄音帶寫下來，我們《華嚴經》講圓滿的時候，分量就太大了。我們估計可能到四、五百萬字，那就太多太多了，現代人決定不喜歡看。所以我的目標是希望，這套《華嚴經》將來出來，分量最好不要超過十冊，就是像現在《疏論纂要》這個分量。《疏論纂要》你們大家都拿到，精裝本十冊，我們希望將來《華嚴經》，也是這麼大一個分量。《纂要》裡面的字大，現在我們排版的字小，所以希望就是每天你們聽下來兩個小時，聽下來講記最好是以三千字為準，二千字到三千字這是最理想的，不要超過三千字。

我昨天晚上問陸居士，兩個小時你們把它整理出來多少字？他說大概是有將近兩萬字的樣子，一萬七千字；一萬七千字到兩萬字的樣子。我說太多了，如何把一萬七千字刪成三千字，這將來才能

出版，分量才能夠被大家所接受。這個工作你們學《華嚴》的同學也要做，我說你們最好分成兩個組，一組專門做《簡註易解》，另外一個組專門做《講記》。在以往像太虛大師是一個很好的例子，《太虛大師全書》大概有六百萬字，它出版的時候精裝三十多冊，平裝本大概有六十冊，我早年初學佛的時候看過一遍。其中十分之八，大概到十分之八、九的樣子，是學生聽講的筆記，不是他自己寫的；他自己寫的分量很少，頂多只佔十分之一。像過去在此地的演培法師、續明法師，還有印順法師，都是他的學生，他們寫的筆記在《全書》裡面很多，老法師講他們做筆記，以後出版。那個時候完全是隨堂記錄的，送給老法師看過，這樣以後才出版。

這個作法那就精簡多了，我們聽一堂經，把這些重要的東西記錄下來，意思完整的記錄下來，所費的文字就不多。如果依照錄音帶寫下來，那就太繁瑣，所以許許多多不必要的言詞統統可以刪掉。刪的方法現在最好用螢光筆，螢光筆你把它劃掉的部分，還是能看得很清楚。你覺得這個意思很完整，文字非常精簡，這就留下來。囉嗦的，有些廢話，重複的；重複是特別強調，對現場聽眾來講是有必要，但是在文章決定不能，不可以的；像這些東西都可以大幅度把它刪除。現在第一次講的資料，你們手上都有，可以試試看。刪了之後你拿給我，我再仔細看一下，看一下可能還有一些補充，再補充一點，將來這就可以印成書做為書本流通。這樣一來，我想我們全經講完的時候，《簡註易解》跟《講記》也都同時出來，這是你們大家弘護的功德，使這部經能夠廣泛的流傳。讓現代人，我們當然希望，初中以上的水平都能看得懂，這才符合佛陀普度一切眾生的目的。

古人註子我們現在看起來有很深的深度，可是在他們當時，已經是最淺顯的語言文字來表達，不僅僅祖師大德們註疏講經盡量

淺顯，希望大眾都能夠聽得懂，都能夠接受，都能夠依教奉行，乃至於翻譯經典都盡量讓它白話。所以我們讀佛經的經文，跟讀中國一般的古文，你兩個做一個比較就能看出來，佛經的文字比古文要淺顯很多。我們一般讀古文，有的時候確確實實非常難懂，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，但是讀佛經就容易太多了。這也就是說明，翻譯佛經的人就是用他當時，我們也講白話文，當時的白話文，當代的白話文，所以譯出來的經典能夠普遍的流通。它的流通量影響之大，都遠遠超過中國的古典文學，使社會大眾普遍都能得到佛法的利益。

我們曉得言語跟文字會隨著時代在改變，我們現代的人聽不懂古人所說的，看不懂古人所寫的，這是有道理，這就是語言、文字的變遷。乃至於現代年輕人說的有些術語，我們聽起來都不懂，這不過是三、四十年之間，三十年之前跟三十年之後，所使用的術語就有很多不一樣，何況是幾百年、幾千年？我們能夠體會到這一點意思，佛法不講求深奧，也不想談玄說妙。只有一個目標，希望一切眾生能聽得明瞭，聽了之後能夠覺悟，它真正目的是幫助一切眾生破迷開悟。因此我們極力的要求，言語跟文字要達到簡、易、淺、明。要簡單不繁雜，要容易不深奧、不困難，學起來很容易，易而不難，淺而不深。雖然達到簡、易、淺，可是一定要講清楚、講明白，不可以含糊籠統，所以這四個字是我們在講台上講演的標準，也是寫作的標準。掌握這個標準，你弘法利生的工作一定可以做得很好。

我們看現前我想每一位同學都能感觸到，新加坡的法緣非常殊勝，這是李木源居士與新加坡佛教界裡面，這些大德、居士們熱心的護持。新加坡一般學佛的同修們，肯認真努力好學，才有如此殊勝的感應。這個地區雖然小，可是我們利用科技的設備，將我們在

此地講經、研習、修學的效果，很迅速的傳達到全世界。過去高僧大德沒有這些工具，所以弘傳受了很大的局限，我們非常幸運生在這個時代，遇到這些高科技，利用這些技術迅速的傳遍全世界。我們一定要把這個工作做好，真正要做好還是要認真修行才有感應。唯有認真的修行，你對於經教才有真正的領悟，解跟行脫節，你所領悟的很淺，不能深入。要想有深度的領悟要靠修持，修持裡面最重要的是真誠，印光老法師所說，「一分誠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誠敬得十分利益」。我們用功下手就是要學真誠，表現在外面，對人、對事、對物自自然然就恭敬。恭敬可以不必學，誠於中，自然就形於外，表裡一如。

《無量壽經》的經題裡面，教給我們修行的三個原則、三個綱領：「清淨、平等、覺」，對我們現代人來說特別重要。清淨就是不染污，在這個世界裡我們六根所接觸，佛法講六塵：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哪一法都具足無比強大的誘惑力量，我們要禁得起考驗，不被它誘惑，不迷於五欲六塵當中，我們的心才得到清淨。清淨心能破煩惱障，或者說清淨心能轉煩惱成菩提。一般人要求斷煩惱、要求智慧，從哪裡求？清淨心當中求得。平等心裡面一定要遠離貢高我慢，人有傲慢，自己往往不能覺察，自己以為我沒有，實際上表現在外面已經是相當高度的傲慢。因為貪瞋痴慢是俱生的煩惱，也就是說生生世世養成的習氣，這不需要學的。佛教給我們要斷煩惱、要轉煩惱，儒家不講求超越三界，儒家只講伏煩惱、控制煩惱，它對人要求是止於這個境界，所以說傲不可長；傲慢不可以增長，而不是像佛法煩惱一定斷。

平等心能得平等性智，相宗裡面講轉八識成四智，清淨心轉第六識成妙觀察智，平等心轉末那、轉第七識成平等性智。由此可知，清淨、平等就是破煩惱障跟所知障。這二障破了，就轉阿賴耶為

大圓鏡智，《無量壽經》經題上「覺」字，覺就是轉阿賴耶成大圓鏡。所以經題確確實實是修學大乘的總綱領，具足三寶、三學、三慧，關鍵就在我們能不能真的體會到？果然明白了，信、願從這個地方建立，要有堅定的信心，要有大願心，願這一生當中脫離六道輪迴，要知道六道苦，知道六道不容易出離。而這個事情別人幫不上忙，佛菩薩大慈大悲也沒有辦法幫上忙，正是所謂「解鈴還須繫鈴人」。煩惱、習氣是我們自己造成的，一定要自己回頭，要自己克服自己，克制自己。

我們昨天在《華嚴》序分裡面，說世尊滅度的時候，阿[少/兔]樓駄叫阿難向釋迦牟尼佛請教四椿事，這四椿是大事。四椿事裡面，除了經教開頭安什麼字之外，其他的三句諸位想想，佛都是教我們克制自己。「依四念處住」，「以戒為師」，「以苦為師」，這是重要克己的手段。對於逆境、對於惡人以敬而遠之，中國古人教給我們敬而遠之，佛法裡面叫默摈；默摈就是敬而遠之，默摈並不是不理他、不睬他，不是的，還是恭敬他。什麼叫遠？遠是不學他；也不是遠離他，不是的，不學他。他的好處我們學他，他的過失決定不學他。

最近這兩、三年，台灣有不少有心人提倡兒童讀經運動，這是好事情。小朋友讀經，有的時候也懂一點道理，回家看看他父母所做的跟講的不一樣，你叫我做，你們都不肯做，小朋友信心就失掉。所以我特別告訴這些老師們，我說：你們要提醒小朋友，讓小朋友建立信心，「我要做一個好人，我要做一個好模範，叫大人跟我們學，我們不要跟大人學，大人壞樣子我們學他幹什麼？叫大人跟我學」，小朋友建立這個信心，就能收到效果。不必去責備這些大人，為什麼？大人沒讀過經，我讀過經，建立自信心才能產生效果。我們今天學習也一定要用這個態度，希望大家共同勉勵。今天時

間到了。